

# 兵临城下的绝响 “肖七”永不消逝

关键词：肖斯塔科维奇

◎柯辉

自有人类文明的记载开始,就出现了对大大小小无数战争的描述,各种载体不断讴歌英雄的事迹,不断描述敌人的残忍。音乐作为人类文明的艺术之一自然也就不会落单,这其中不乏像柴可夫斯基描述俄罗斯抵御拿破仑侵略的《1812序曲》,也有贝多芬描述滑铁卢战役的《战争交响曲》。这些作品因为用音乐描述了战争场面同时又旋律优美而广为流传,但又都因为是作曲家被委约创作,多多少少都有些歌功颂德与对人类战争趋于表面的美化而稍显肤浅与做作。

但有一部伟大的音乐作品却与上述作品完全不同,这部作品不仅从音乐上描述了战争,更重要的是通过作曲家的音乐语言,认真细致地对人类相互残杀的战争进行了深入反思,这就是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创作于1941年的第七交响曲,别名《列宁格勒交响曲》。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当年在列宁格勒首演这首作品的圣彼得堡交响乐团(原列宁格勒广播乐团),于今年4月29日来到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当乐团用澎湃的激情开始演奏这首作品时,那种铮铮铁骨般的音乐立刻令人肃然起敬了。乐曲里不仅描写在残酷战争包围圈里人们为生存而战斗的勇敢,也同时描绘了侵略者的残忍与残暴,这里的音乐是只有亲临敌人践踏和不断被死神造访的人笔下才能流淌出来的音符,是作曲家为他亲爱的彼得堡同胞写的作品,也是为当年苏联所有英勇战斗的人民谱写的音乐,更是为世间一切反抗各种法西斯暴政所写的音乐。

1941年的秋天,法西斯轴心国对苏联发动了残酷的侵略战争,战争的规模与残酷程度都史无前例,苏联红军在战争初期被装备精良战术素质极高的法西斯部队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数月里丢失大片国土,部队损失几百万。列宁格勒被百万德军大兵压境,所有与城外的交通线都被切断,德军围而不打,想用饥饿与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迫使这座承载着俄罗斯民族骄傲的发源地与圣城缴械投降。但英勇的俄罗斯人民冒着严寒与饥饿,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用更英勇的勇气与决心固守城池900多天,最终



赢得了列宁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肖斯塔科维奇在城市被困的初期积极参加了抗击侵略者的战斗,并被安排在消防队里随时去扑灭法西斯部队轰炸后的大火,这期间他被英勇的列宁格勒人民的斗志所感染,音乐灵感犹如喷泉般地爆发,在1941年的9月到12月的短短数月里,奋笔疾书完成了这部歌颂反法西斯人民的伟大交响曲。

当时的列宁格勒广播乐团虽是重重围困之下的城市中唯一被保留的乐团,但有些乐手死于饥饿,有些乐手被推上前线,乐团仅剩15位演奏家。乐团方面从战场上替换下部分乐手,并召集所有可以演奏的市民参与。1942年8月9日,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卡尔-埃利亚斯贝尔格的率领乐团在列宁格勒爱乐大厅奏响了第七交响曲。首演通过电台进行了直播,激昂的旋律传遍列宁格勒的每个角落,极大地鼓舞了城中军民的士气。当年为了演奏这首《列宁格勒交响曲》鼓舞全城的士气,守城部队发射成千上万发炮弹对德国炮兵阵地进行火力压制,以换取几十分钟的宁静。

说回当晚的演出,与乐团合作长达四十年的功勋指挥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夫,协同这支自从1942年首演后永远烙上《列宁格勒交响曲》深深烙印的圣彼得堡交响乐团,让当晚在场的观众听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列宁格勒交响曲》,我们知道肖斯塔科维奇在第一乐章中间插部用长达十分钟的“敌军进行曲”完整重复了十二遍,调性不变、曲调不变、节奏不变乃至副歌部分配器都基本不变,唯在音色组合的变化中将力度层层推进,从隐约可闻到震耳欲聋,将由远而近的法西斯队伍的冷血、狂妄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让听众对战火中的彼得堡百姓感同身受。这种大渐强的配器变奏写法在这支乐团手里更加被放大,整个音乐厅里所有观众都被这种让人几乎窒息的音乐压迫感所震撼,随着音乐的进行大家仿佛回到了那时硝烟弥漫的列宁格勒,看到了空中密布的轰炸机,耳边响起了不间断的爆炸声,整个列宁格勒仿佛要被法西斯侵略者碾碎。城外是敌人的军队,敌机不时地在空中掠过,炸弹带着凄厉的呼啸落在城中某处,窗外每天都有人拖着战死炸死饿死冻死病死的亲人尸体的雪橇,无言地走向埋葬处。但这座承载着俄罗斯抗击法西斯重任的城市绝不会被碾碎,不会像希特勒说的那样从地图上消失,它就那么一直倔强坚韧地屹立在那里巍然不倒。在乐曲的末乐章里,肖斯塔科维奇用激扬的乐音描绘俄罗斯民族乃至全世界各个反法西斯民族的决心,那种几乎是绝望里才能发出的震天怒吼永远会让法西斯胆战心惊。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来自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交响乐团在动人心弦地演奏了伟大的《列宁格勒交响曲》后,用一曲德国作曲家巴赫伟大的G弦咏叹调作为加演,那瞬间才让我们感觉到音乐的伟大与无国界。人类只有在灾难后才能体会平静安宁的和平生活才是真。

乐曲结束后全场观众发出了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这些掌声是奉献给台上白发苍苍的指挥与近半数同样白发苍苍的乐手,他们用这首特殊时期的音乐作品在70周年的纪念日子里让我们重温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也让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环境里的人们更加珍惜和平的可贵。

关键词：小说《群山之巅》

## 群山巍峨而卑微

◎王昌政

如今小说家的想象力远没有社会新闻的更新迭代来得快,谁都不知道下一秒什么震撼耸听的新闻又上了头条。然而,如果要写出一群人的痛彻心扉,生活的命定有时,文学就该登场了。

迟子建的最新小说《群山之巅》便是这样一幅命运交杂离合的社会化北国风俗画卷,在这部小说里,没有绝对主角,一个个个性鲜明的小人物深切而细地展现了北国雪乡广袤的生活图景。小说从杀猪汉辛七杂的养子辛欣来挥刀斩养母,强奸安雪儿,暴走森林开始到最后辛欣来绳之以法,安雪儿风雪夜再陷侮辱而止,但是辛欣来并不是贯穿小说的主线,从第二章他就消失于故事之外,各色人物纷至登场,小说也借此铺陈开来。

除了被书中那份细微浓密的景色描写吸引,我竟然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江湖气。从开篇辛七杂借太阳火点烟的淡定从容到刻碑殒人生死,洞察人间的仙女安雪儿,还有侠骨柔情被称为刽子手的安平。刹那间,江湖龙盏远,碧空长,路茫茫。

我试图勾勒出这出江湖群像的共同特点,才发现这种江湖之感的表现在于没有侠肝义胆,义薄云天的豪情万丈,而是唱罢人生,雁过留声的琐细无常。迟子建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笔触,将这种江湖道义表现的凄婉婉转。骑着白马踏雪而行的孟青枝义无反顾地嫁给抗战残疾的安玉顺,为死者理容的李素贞为过失造成瘫痪的丈夫死亡而自责不肯减刑,医学院的高材生唐眉义无反顾地回

到这个乡间小镇扛起对傻子陈媛的自我救赎,也许这些道义是出于爱或者是其它,但她们无疑呈现出这属于男人们的江湖群像的背面,柔情似水亦可担当,一如巍峨的群山,浩烈而卑微。

江湖的精彩,绝不仅仅止于大侠和高手,而是各路英雄好汉争先登场,才将这一汪死水搅弄的鱼翔浅底、龙腾虎跃。在《群山之巅》中,也许那些小人物算不得什么好汉英雄,但他们的走向却是和那奔腾的格罗江一样,时而封冻着,时而又开放的,但它总是流动着的。辛欣来的恨,安雪儿的仙,辛开溜的耻,李素贞的爱,安平的隐忍,本该刀光剑影的江湖,在迟子建笔下,变成了爱恨交杂的儿女情仇,但这种情感又是隐性的,它的历史空间又让我们置身于恍惚的现在,才发现,杀母出走,情欲纠葛,为女报仇的江湖戏码与注射死亡、寻找肾源的当代结合得毫无违和感。

马尔克斯认为优秀的小说是现实的诗意再现。小说中的现实不同于生活中的现实,尽管前者以后者为依据,这跟梦境一个样。在这部小说里,我看到了迟子建构造的梦境般的现实。无论从书的结构上来说,各章犹如剪贴画般闪现过的人物一如梦境中可以随时跳跃的场景;还是从人物的塑造上,比如说龙盏镇的镇长唐汉成,为了保护龙盏镇上的青山绿水,宁愿放弃满山无烟煤这个绝好的敛财机会,为了赶走来找矿的地质勘探所工程师,甚至可以狠心让李来庆在斗羊节上用羊角去挑伤他。我认为唐汉成在书中呈现出的是一个现实与浪漫兼具,复杂而矛盾的存在。一方面来说,唐汉成的这种做法是出



于私心的美的享受,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江湖之大,每个人都想角逐搏力,但面对时代的抗衡,绝不以牺牲环境换发展,唐汉成的行为是侠的。也许以后回望龙盏镇满山的窟窿与黑色烟尘,他会回忆起龙山之巅霜吻过桦树落下的满山红心是如此的赤亮。

这是一群人写就的幻世浮生,也是一个时代逝去的剪影,旧催生的行为是侠的。也许以后回望龙盏镇满山的窟窿与黑色烟尘,他会回忆起龙山之巅霜吻过桦树落下的满山红心是如此的赤亮。但他们都曾像鹅毛大雪一样在空中丰盈地活过,腾飞过。

## 未完的故事就继续说着 念念不忘

◎徐鹏远

如果说直到11年前的《20 30 40》,张艾嘉还只是游刃于准确的女性情感和心理把握,那么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她则开始用一部《念念》深入到人格甚至家国层面。

镜头从台北蔚蓝的天空开始,安静之中传来语焉的低吟轻唱。远处的一零一大楼独自高高伫立,近处只有错落而陈旧的低矮屋顶,这座城市的天际线就是它的时间史——现在从过去中生发成长,过去在现在旁环绕凝视。沾着红色颜料的双手向着天空缠绕伸展,挣扎着够不到也放不下。情绪从起点处就满溢而出,这注定是个纠缠与挣脱的故事。

育美、阿翔、育男三个年轻人有着各自的童年心结:育男和育美本是一对快乐的兄妹,一个喜欢剪纸,一个喜欢画画,温柔的母亲呵护他们所有的天性,陪他们赤脚在海边玩耍,给他们讲美人鱼的故事。然而暴躁的父亲无法给予母亲开朗自由的生活,母亲也不甘心在小岛上偏居一生,终于她乘着海浪颠簸而去,带走了妹妹育美。不想离开哥哥的育美将母亲的出走视为自私,而母亲难产而死则令她晓得自己已被父亲彻底抛弃。留在小岛的育男在父亲的暴躁中变得沉默,心里则对母亲始终埋藏着一个问号:“你是不是偏爱妹妹?”阿翔从小被当海员的父亲送到拳击队,当他眼巴巴地望着门外却再也见不到一双牵引他的大手时,他只有不停地出拳,等待归来的父亲检验他的拳头。

三个人就像被大海遗忘在岸边的小鱼,过往的创痛一直心心念念挥之不去。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将童年体验视为人格的构成要素:长大成人的育美成为画家,摔砸四溅的颜料表达着她内心的脆弱和怨恨,勾勒的一圈圈漩涡里



是母亲临死的痛苦,她不愿去找父亲和哥哥,她的自画像永远是灰暗模糊的;育男也没有勇气去寻找妈妈,他无法适应城市,更不愿意回到小岛,阳光快乐的笑脸背后是孤独的隐忍;阿翔隐瞒自己的眼疾,不顾一切地要参赛夺冠,他用自己的不够努力去抚慰失败,却一直无视自己不足的天分,当得知育美怀孕,他更不知道能否当一个负责的爸爸。

张艾嘉在剪辑台上让实时与过往交错穿插,看似回忆不断涌现,其实只是从来没有放下,忘不掉甩不脱。所谓念念,往往只是一厢情愿的倔强和执迷,走不出的阴影,不是不敢而是不愿。其实母亲讲过,大海总会有下一次涨潮,那时小鱼就会被带回。

所以,一次意外,或者一场醉梦,又或者一个自我想象的对话,他们都与童年完成了和解,他们解开了被自己

不断强化所构建出的怨念,选择珍惜身边正在拥有的、经历未曾经历过的。这并非什么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过去的仍旧没有给出回答,未来的也一样不知所至,不过是一念之差,便冰消水暖。“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新生命诞生,一切如同海水新一轮的来临,美好又神奇,只是谁又知道这一次还会落下哪些小鱼,总有些伤和痛是无法避开的。

这份执念和释然何尝不是60年来现代台湾的迷茫与痛苦的一次化解。绿岛是国民党押政治犯的监狱,而台湾又何尝不是某种意义上的流放地。逃离与想念,怨恨与追问,倔强与脆弱,一样是现代台湾成长的心绪历程。张艾嘉这一代台湾外省人正是被溃败的父辈带到岛上的,命运的好或坏都是从父辈心中的不甘开始。他们眼中的父亲总是郁结而暴躁的、是阴沉而不清晰的,父辈们根不在此,至死的执念都在于离开岛屿。他们却无根可寻,迷茫中只有脚下这片“无父”的土地,而当他们长成了父辈的年纪时却又恍然发现,自己的全部所系其实这就是这座岛屿。

当然这或许只是我一己之见,可我宁愿相信这就是张艾嘉的本意,不然她何必用一种不经意的方式透露育美母亲的情人就是曾经绿岛上的囚犯,母亲在岛上的停留和婚姻原本就是被政治改变的一段轨迹也未可知。女性可能常常无意做激烈的政治思考与严肃的历史溯求,然而其细腻的体验和感悟往往具有更坚韧长久的生命力。

无论明线里的故事,还是可能暗藏的家国,都在极其用心和克制的镜头里以舒缓软绵的调子娓娓道来,如同美人鱼的尾巴划出的水纹,荡漾开来而久久不散。“未完的故事就继续说着,念念不忘。”

出乎所有人的预

料,来自俄罗斯的圣彼

得堡交响乐团在动人

人心弦地演奏了伟大的

《列宁格勒交响曲》后,

用一曲德国作曲家巴

赫伟大的G弦咏叹调

作为加演,那瞬间才让

我们感觉到音乐的伟大

与无国界。人类只有

在灾难后才能体会

平静安宁的和平生活

才是真。

这是一群人写就的

幻世浮生,也是一个时

代逝去的剪影,旧催生

新,就像书中火葬新规

实施前老人们了却生

命的无意义等死,又在

熬过新规日子之后兴

高采烈的活。它和这

群大地的子女一样,曾

存在于某个时间段,又

或是消失于某年某月,

但他们都曾像鹅毛大

雪一样在空中丰盈

地活过,腾飞过。

女性可能常常无意

做激烈的政治思考与

严肃的历史溯求,然而

其细腻的体验和感悟

往往具有更坚韧长久

的生命力。